北海集

二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四十　　宋　綦崇禮　撰

　論議類要

　　誠意篇

臣竊謂人臣事君莫過乎忠忠則不欺故可以動人可以感神祇聖明並受其福詩以靖恭正直為神介之稷者五有[illegible]大[illegible]劉將臣出萬死一生之地保人民衛社稷則非忠以有格者其能成功乎

貳師將軍拔刀刺山飛泉湧出

耿恭屯金蒲城穿井五丈不得水恭向井再拜為吏士禱井泉湧出

張與世軍赭圻軍士伐木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自苦忽不見果敗劉胡

呂光討西域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曰吾聞李廣利精誠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龜兹王白

白龍見因其處立祠以祭城遂不壞
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
牛存節節度康國軍朱友謙叛附於晉西進鳳翔存節
東西受敵同州水醎而無井友謙與岐兵合圍時久欲
以渴斃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
卒不能下
臣讀孫子曰知天知地聖乃不窮若貳師將軍耿恭類
能進此

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雨降
王霸至滹沱河水流澌光武令霸往視還即詭言氷堅
可渡比至河氷亦合光武以為天瑞
陳茂為交阯別駕刺史舟檄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
劒呵罵水神風即息
石勒征劉曜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氷凌清結
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
庾翼率衆北伐及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

茂類能進此

論曰慶忌以讒自刎而彗星襲月鄒衍以忠見棄而繁霜夏隕劉昆向火叩頭而反風降雨戴封積薪自焚而大雨立至天人之應甚於影響況夫將天威遡王慝伐罪弔民則精忠所格其應為如何故疾風暴雨避灌壇之道以至流澌合於滹沱氷凌結於大堨其有以見誠格之至乎

疾屬篇

臣嘗謂古之善養兵者相親以恩相結以誠與之安與之危惟所用之往無不利荀卿所謂如子弟之衛父兄是也彼以義合者如此況與我同父者乎是以君子强吾宗不使本根弱厚吾本不使枝葉離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以治祖禰下殺以治子孫旁殺以治昆弟序以昭穆合以宗黨故能睦其親惟我之從聚其族惟我之用雖赴水火猶之可也豈止廹窮禍患害相救而已乎

漢祖定天下蕭何以功封酇侯羣臣爭功高祖曰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

耿純率宗族合三千餘人迎世祖及破射大族世祖曰大兵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乃以純族人爲蒲吾長悉令親屬居焉純疾癈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即使將純營

耿弇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大著

朱儁守交趾過本縣簡募家兵

臧霸率子弟請收家屬詣鄴

李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自請願從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耶典謝曰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從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

曹景宗從梁武起兵聚衆并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從軍子一與侯景戰及弟子五並直前子一刺其騎騎倒

稍折賊解其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全乃免冑赴敵
子四稍洞胷死子五傷脛還至壍一慟而絶賊嘉子一
之勇歸之面如生
梁士彥討尉迥令家僮梁默等為前鋒士彥以其徒繼
之大破迥軍
渾瑊為中軍都虞候帝狩於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
卒解賊圍
王智興伐李師道以步卒八千次胡陵以騎畀其子晏

平為先鋒自率軍繼之壞河橋收黃隊攻金鄉拔魚臺

郭子儀之壻吳仲孺殖貨累巨百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

臣讀吳子曰投之于王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若蕭何耿純類能進此

論曰三代之用人入則為卿出則為將其為卿也族類以分則用以為將而族從焉春秋之戰類皆如此觀蕭相國耿將軍咸能睦聚其族賓郊遂從軍旅孜孜奉國

垂名竹帛庶其能復古者歟

家貲篇

臣嘗謂自營為私背私為公苟至於私則惟利是嗜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志於公則不然潔己盡忠凡可以報國者無不為也死而利國亦或為之況貨寶乎是冀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乎故損家貲以助軍惟以天下為公者能之

蕭何以家私財佐軍

李廣得賞賜輒分其麾下

祭遵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與士卒家無餘財

鄧禹西征糧乏王丹率宗族上麥二萬斛

竇嬰為大將軍伐吳楚賜金十斤嬰陳於廡下將士過者得裁取為用

曹公取家好金為呂布作印

沈慶之身享大國家素富厚再獻緡十萬穀萬斛

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鄉里飢餒明徹自謂何功致

此并所得金帛盡散之士卒家無私藏

裴行儉擒都支帝賜都支資產金四斤三千餘物橐駝牛馬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

郭子儀屯邠州回紇赤心請市馬萬疋有司以財乏止市千疋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荅其意中原須馬臣請納一歲俸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

李晟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貪暴其種落日益東徙自棄之爾因悉家資懷輯降附得大酋表異

之吐蕃大懼
楊元卿節度河陽何進朱滔亂魏博元卿請自齎三月
糧舉軍出討文帝嘉美又獻粟二十萬石助天子經費
馬燧擊田悅約衆勝以家財賞至斬楊麾下德宗嘉之
詔出度支償財
李嗣業不計居産有宛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之官以
助軍衣
石雄朝廷賜與輙置軍門自取一疋繼餘悉分士伍武

宗喜曰今為帥義而勇罕雄比者

張廵守睢陽敗尹子琦獲車馬牛羊悉分士卒毫不入其家

于頔見帝討蔡頔獻家財以助國帝郤之

王建及將銀槍校節軍悉以家資散士卒累立軍功

安彥威塞河決出私錢募民治隄為都統禦契丹悉以家財佐軍用

臣讀吳子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若李廣李遵類能進此

論曰君天下者生財有道故金寶充牣府庫彼私家之積於國何有而捐以助軍然當時美之史氏述焉非以忠義所激本於誠心故歟在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蓋臣能捐家以奉國則君將寵以高位賜以厚祿斯能建國立家然則王翦之伐荆請美宅善田不嫌於乞貸之甚何耶蓋其說謂空一國之甲士以委我我請子孫業以自堅爾詳觀古人行事惟義之從苟執方

以廢事豈義所貴乎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四十一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

譽望篇

臣聞古語有之名下無虛士苟有其實人將與之以名況夫摧鋒陷陣破堅扳敵其成功卓卓在人耳目則不譽宜如何

臧霸以壯勇聞

龎涓以英烈聞

周鐵武以勇敢聞

劉牢之以壯勇聞

李靖以沉勇聞

李勣以威肅聞

馬璘以忠力奮

李光進以沉果稱

馮奉世為折衝宿將

鄧遐歷數郡守號為名將

劉方威恵兼行論者稱為良將

張須陀勇決善戰長於撫御號為名將

楊素戰無不勝稱為名將

史萬歲應變無方號為良將

周訪智勇過人為中興之名將

長孫晟武藝逸羣為後來之名將

周璘為中興鋭將

邵廷瑁訓修戰備嶺人倚以為良將

臣讀孫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本若

臧霸龐涓類能進此

樊子蓋平楊玄感帝謂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此彰

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詔封濟公言其濟天下

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

張巡許遠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巡死三月而救至

十月而賊亡天以全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

後顯也

臣讀六韜曰揚名譽震遠方揺動四境以弱敵心若

樊子蓋張廵類能進此

李廣程不識謹邉皆為名將

張奐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邉境及

為將帥果有勲名

賀齊父子皆有令名為吳良將

許汜稱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劉備謂劉表曰許

君論是非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則元龍名重天下

蕭摩訶從侯安都拒齊軍安都謂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安都乃免

羊侃伐侯景傳士哲呼侃與語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冑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為北人所欽慕如此

史萬歲擊退爨玩元旻曰萬歲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

賀若弼與源雄詩曰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

唐太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李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

臣讀吴子曰簡募良材以備不虞若李廣張奐類能進此

班定遠燕頷虎頸為名將於漢
斛律光馬面彪身為名將於齊
郭知運猿臂虎口為名將於唐
賈復事李生生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
相之器也
陶謙年十四五策竹奴戲兒童皆隨之同叔甘公遇諸
途見其容貌與語謂其妻曰彼有其表長必大成以女
妻之

吳彦為通江吏將軍薛琍仗節南征軍容甚盛彦觀之
慨然而歎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
足慕
周瑜謂劉備以梟雄之姿而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
久屈為人用者
鍾會以敏速聞成公將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之見
會異之曰非常人也
王濬氣貌偉特時謂為雄虎相

呂僧珍容貌甚偉陳顯達曰卿有貴相後當不減深自努力

王茂身長八尺美貌儀齊武嘆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

韓擒虎有雄傑之表突厥來朝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破陳國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懼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

楊素鬚髯美好有英傑之表

李廣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

韋叡制勝之道謂為魁偉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跨鞍板輿指麾隱如敵國

崔浩纖尫懦弱胷中所懷踰於戈甲

段太尉奮不慮死然低首拱手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

臣讀六韜曰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不遂者天下所賊聖人所貴若張良韋叡類能進此

霍將軍天幸未嘗困絶

李廣數竒詔無令當單于

臣讀孫子曰存亾之道不可不察若武帝李英公類能進此

論曰名者實之賔苟有其實則名不約而自至故徐晃無用私譽馬仙琕進不求名然人到於今稱之若曰吾將為賔乎則鄭子産謂小人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王智興挐索財貨交結權貴以賈虚名是二者

名雖景集而望益以損奚取於君子之令名哉

此則知所以使將臣樂盡其心矣

張良以太公兵法説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擢以濟事乃天瑞也

魏祖謂劉雄鳴曰孤方入關夢得一人即卿耶

孫權謂周瑜君言當擊賊甚與孤合此天以卿授孤也

隋祖指賀若弼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煬帝謂李景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

苑君章戒劉武周曰唐公一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可爭也

唐德宗謂羣臣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

梁太祖常曰茍翔劉捍寇彥卿輩天為我矣

臣讀吳子曰聖人舉順天人若光武太宗類能進此

漢高祖論功行封先封蕭何羣臣謂何未嘗有汗馬之勞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皆功狗也何發縱指示功人也

高祖以運籌決勝不如子房鎮撫餉饋不如蕭何戰勝攻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

光武指李常曰此家率諸將輔翼王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賈復不言功光武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魏祖謂呂虔曰卿守郡擒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功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兖古今一也

周泰從孫權討山賊賊卒至泰投身衛權權至濡須因會命泰解衣手自指其瘡痕問以所起謂之曰卿戰如熊虎不惜身命朕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明日授以御盖

周魴破賊日休軍旋權會諸侯宴權曰君束髮戴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

張奐既破羌胡帝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

徐晃克關羽魏武舉卮酒勞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

馬隆平涼州帝謂羣臣若從諸卿言是無涼州也

陶侃破杜弢王處仲曰若無陶侃便失荆州矣

王鎮惡陷長安宋武帝曰成吾覇業者真卿也

魏太武與崔浩論近世人物浩曰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周武帝謂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宜遠任
隋文帝謂元冑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冑功也謂賀
婁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謂宇文忻曰君舉無遺策
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
煬帝謂衛元曰此社稷臣也使朕無西顧憂
羅士信短而悍從張須陀擊賊無敢抗煬帝遣使圖須
陀士信陣法上内史須陀破賊露布以聞帝優詔襃揚
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

唐太宗知李靖之功蕭瑀劾之不以為疑知藴定方之
功王文慶譛之返以得罪
李靖襲定襄走可汗太宗曰古未有輩足滌吾渭水之
耻矣
武后詗楊再思李嶠姚崇曰唐休景知邉事卿等十不
當一
郭子儀收復東都帝遣其軍容迎覇上曰國家再造卿
力也

李光顔勇而義裴度以為必立功於蔡

石雄勇而義武宗以為將帥罕其比

康懷英擊敗岐兵于武功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

王重師取濮州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

裴約守澤州李繼韜降約猶不叛莊宗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

元行欽馳騎鮮圍出莊宗於潘張莊宗還營持行欽泣

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而不収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臣讀孫子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若蜀陳二祖類能進此

趙王破王陵而秦王強起武安君

齊兵破騎刼而燕王謝昌國君

匈奴數擾邊而趙王復請李牧秦軍數困趙而趙王思復用廉頗

遼西不寧瓜步路絶而太宗召見薛仁貴

臣讀吳子曰有道之主能屈已以伸人若秦燕之主類能進此

羊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為之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於祜廟

檀道濟既沒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上甚有憂色

乎知人其未得之則知其才既得之則知其功如是而後可以屈羣策若漢高祖發明三傑佐命之功諸將說服唐太宗知衛公之賢雖廷臣舉劾不以為疑其能克定大業職此之由嗟夫崔顥嘆曰白面書生有雄胆大畧藏用守道則有其材而不獲知項羽有范增而不能用卒以間逐則有功而不獲知豈不惜哉

北海集卷四十三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

薦舉篇

臣嘗謂人君用賢之道相易而將難德行著於平素謀猷見於啓沃則任以相焉可也惟將不然固有不拘小節不護細行一旦崛起草野而功名暴白於天下自非責之近臣之薦待以不次之舉則委靡沉伏而不獲自

効者有之

昔張眈之舉謝艾其說曰韓信非舊臣穰苴非舊將呂蒙非舊勲魏延非舊德蓋謂折衝禦侮得其人則用之不以資計而序遷也張仲華用艾為中帥大破羣賊則眈其知所薦乎

漢高祖拜大將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薦其能用以為大將一軍皆驚

唐憲宗討劉闢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高崇文為兵

馬使杜黄裳薦其才用以討闢人皆大驚

臣讀呉子曰勤之以禮撫之以仁若漢高祖唐憲宗類能進此

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説禮樂而敦詩書乃使郤縠將中軍

臼季使過兾見兾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以為下大夫

晏嬰薦田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

以為將軍扞燕晉之師

漢王敗於彭城至下邑下馬據鞍問諸可與共功名者良進黥布彭越韓信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何武薦辛慶忌曰行義修正果毅敦厚宜在爪牙以備不虞

鄧禹薦吳漢曰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大將軍薦寇恂曰文武備足有御衆牧人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舉

陳騫薦唐彬曰彬之為人勝騫遠甚帝以為鎧曹屬

武帝伐廣固人或薦王鎮惡帝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

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梁武起兵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韋叡曰棄

騏驥而不乘焉惶惶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

陳宣帝之北侵也衆議在淳于量徐勉獨以吳明徹為

人無過者用之為督

戚夏手足異門而出宜揭十日詔將軍議是也
史萬歲討突厥聞其威名引去萬歲追斬數千級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
裴行儉縱反間說阿史德曰伏念與阿史德溫傳相貳伏念縛溫傳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卒斬伏念及溫傳行儉曰殺降則後無復來矣
李德裕節度劍南吐蕃維州將悉怛謀降維距成都四

百里因山為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制虜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牛僧孺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為恨

擅道濟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百戰諸子又有才器朝廷疑畏之

宋祖入關之功王鎮惡為首時論者深憚之

臣讀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若陳湯裴行儉類

能進此

馮唐事文帝帝言趙將李齊之賢意未嘗不在鉅鹿且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唐謂帝雖有頗牧不能用因激帝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太宗疑李宏節貪欲坐舉者魏徵謂屈突通張道原號清白死且不變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帝曰朕未之思置而不問

臣讀吳子曰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為一卒若文

帝太宗類能知此

論曰春秋傳有言出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事君以人乃國政之所先惟善故能舉其類善者以類進則可與勝敵可與强國若蕭何之於韓信杜黄裳之於高崇文能舉類者歟噫子桑舉孟明而左氏稱其霸晉子文舉子玉而臧貫知其敗楚為政者其謹所舉哉

君命篇

臣聞古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盖君命之臣聽之甚於影響況夫為國爪牙伐叛討貳機會之乘間不容髮則所以承命者宜如何觀周之南仲城朔方平玁狁詩人推美之以出車名篇其義如此

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莊六年衛侯入於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言天王

之命也

趙奢受命之日不問家事穰苴責莊賈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李傕用周忠賈詡策召朱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遂就召

吳漢每當出師朝受召夕即引道無辦嚴之日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朱然為右軍師終日欽欽常在戰場雖世無事每朝夕

嚴鼓兵在營者咸列行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輙有功

呂僧珍從文帝東討知行軍衆局事宅在建陽門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帝以此知之

揚公則威名素著朝廷北侵詔假節先往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染疾曰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豈可辭事彊起登舟

郛子儀握兵居外程元振魚朝恩短毀然詔至即日引

道無纖芥顧望曾王皐觀察湖南李希烈反遷江西節
度受命日不宿家
李晟軍定州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張孝忠以
軍介二盜間倚晟為重數欲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
越人臣當百舍一息乃踰飛狐次代州
段秀實為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李嗣業以安西五千
兵赴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
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

誠兒女爾嗣業固請寀遂東師以秀實為輔
李光顏節度邠寧李希烈亂汴州詔總軍出討朝受命暮
即戎翌日拔尉氏汴人未陳薄之賊走
高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及平蜀卯漏受命辰巳出
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
劉昌守寧陵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元士卒有逗留
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慴服
周太祖拜樞密是時河中永興鳳翔相繼反諸將無功

隱帝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
下命乃使西督諸將
梁太祖懼潞王從珂在河中為患乃顧張存欽以一大
繩與之曰為我持此縛珂來卒從珂於汴
臣讀吳子曰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體也若
吳漢朱儁類能進此
李光弼保閒喜為僕固懷恩所忌又為程元振中傷吐
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帝還長

安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
州取租賦為解
來瑱節度南山明年詔還諷衆留已而外示行又改節
度淮西瑱言淮西無糧須麥收可上道又諷衆固留
臣讀吳子曰機有所謂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
事機若李光弼來瑱幾類于此
論曰春秋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下者君也君之
所存者命也夫命上以義制之下以信承之以整六師

以誅不義若竇復李光顔之忠敏呂僧珍高崇文之憂國李晟段秀實之責善盖古所謂社稷臣者歟李光弼陷於嫌隙畏逼不終此杜工部所以借喻於秋葉也

乾隆御覽之寶